

虛雲和尚的禪學思想

——爲紀念虛雲和尚逝世三十周年而作

方興

虛雲（一八四〇—一九五九），法名古巖，又名演徹，字德清。生於福建省泉州，原籍湖南湘鄉。俗姓蕭，父名玉堂，任泉州府吏。一八五五年，由父母包辦與田譚二氏女結婚。一八五八年，作《皮袋歌》二章，留別田譚二氏女，逃到福州鼓山湧泉寺禮常開和尚披剃出家。翌年依鼓山妙蓮和尚受具足戒，得戒後，在鼓山任水頭、園頭、行堂、典座等苦行事四年。此後，行腳天涯，到全國名山大剎參學。一八九五年，於楊州高旻寺禪堂，因沸水濺手，茶杯落地，一聲破碎，豁然大悟。史家以此劃其歷史爲兩個階段，此前爲參學時期（一八五八—一八九五），此後爲宏法時期（一八九五—一九五九）。

虛雲的一生宏法，主要活動在滇、閩、粵、贛四省。先後任鷄足山總住持，昆明華亭寺、福州鼓山湧泉寺、廣州南華寺、乳門雲門寺、雲居山真如寺等寺方丈。是我國近代著名禪師，他的

禪學思想有以下五個方面，現介紹如下：

一、戒爲根本

虛雲認爲禪、淨、密、教各個法門，都要以持戒爲根本。如不持戒，不論修學什麼，都是外道；不論怎樣修去，都不能成佛。佛法進入末法時代的主要特徵，是戒律荒廢。如像娶尼嫁，袈裟變白，白衣上座，比丘下座等現象，比比皆是。有人說日本佛教如何發達，如果按上述現象來衡量，日本佛教則是典型末法時代的佛教。建國後，有些僧人提出中國佛教日本化，廢除戒律，修娶尼嫁，穿着俗裝，飲酒食肉等意見。虛雲爲捍衛戒律，與這些人決一死戰。在大會小會，痛斥邪說；向多級領導，愷切陳詞。結果虛雲的正確意見被採納了，才使那伙破戒的比丘有所收斂，不敢放肆。虛雲搶救戒律的果敢行爲，是現代佛教史上值得大書的一件事。

虛雲的一生，以嚴淨毘尼，行頭陀行，著稱於世。他主持的寺廟，都年年說戒，月月誦戒，還在鼓山湧泉寺辦戒律學院，請當代著名律師慈舟法師，主講四分律，菩薩戒等。一九五五年十月，虛雲於雲居山真如寺著有《傳戒緣起》、《外來者不得參加之原因》、《開自誓受戒方便》、《衣鉢》、《戒法戒體戒行戒相》、《大小乘戒之同異》、《三皈五戒》、《十戒、具戒、三聚戒》、《末法僧徒之衰相》、《答客問千佛衣》等文，結合當代我國佛教實際狀況，闡述戒學的一些根本問題，對戒學的某些內容有所突破。

1. 開耕織二戒：戒本規定比丘不得自己动手掘地及織紡，現代比丘參加耕織是否犯戒呢？虛雲認為佛戒有性戒與遮戒兩大類。性戒無論佛制與不制，若作均為犯罪，為殺、盜、淫等戒是。遮戒有各種原因，都是因地制宜，因事制宜，因時制宜。如耕織戒，是因世俗譏嫌而制。古代印度社會，以乞食乞衣，一心辦道，為出家人的本分。若自己營謀衣食，便會招到社會的誹謗，佛因之制此戒條。但印度與中國的國情不同，二千五百年前的釋迦時代與現代社會又不同，因此對戒律不能墨守繩法。故《五分律》引証佛的說話：「雖我所制，於餘方不為清淨者，則不應用。雖非我所制，於餘方必應行在，不得不行」。唐朝的百丈禪師就是認為中國與印度的國情不同，提出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的美舉。假如釋迦牟尼佛生在今日的中國，絕對不會制訂掘地紡織等戒。所以今日比丘的耕織生活，絕不是犯戒，恰恰相反，不從事勞動生產，被世人譏為「寄生蟲」，倒是犯戒的行為。因此受持遮戒，貴在領會如來制戒的本意，不在死守條文。若得佛意，雖與條文相違，亦名持戒；若不得佛意，雖形式上遵守條文，也是犯戒。

2. 開自誓受戒方便，一九五五年虛雲準備為雲居山未受戒者，傳授方便戒。不料消息不脛而走，全國各地紛紛來信要求受戒。因住房、伙食都有困難，只能開自誓受戒方便。傳者與受者約好時間，受戒者在本處自誓，虛雲在雲居寺戒壇作法，遙為回向。

。正如《增一阿含經》說：「諸佛如來，並稱善來沙門，便成沙門」。這是在因緣不具足的情況下，萬不得已開設的權巧方便。

3. 反對衣上繡千佛像：有的僧人衣上繡有千佛，俗稱「千佛衣」。這種做法大違因果。佛弟子對佛像，只能恭敬頂禮。怎麼可以把佛像繡在衣上呢？穿在身上顛三倒四，坐下來又把佛像壓在屁股下，你說罪過不罪過！佛制三衣，有安陀會，郁多羅陀。僧伽黎三種。佛佛道同，千佛相傳，都是一樣的，故稱「千佛衣」。後人將衣上繡有千佛，稱為千佛衣，實在是一場誤會。

二、禪學思想

禪家的傳統，是不立文字。虛雲是禪教律密淨渾然一體論者。所以他一生著有《楞嚴經玄要》、《法華經略疏》、《遺教經註釋》、《圓覺經主義》、《心經解》等作品。他於一八九七年被道明和尚請到楊州，助理重寧寺。四月，通智老法師在焦山講《楞嚴經》，命靈老講偏座，聽眾千餘人。自此以後，他多次講《楞嚴經》。因此他的禪學思想受《楞嚴經》的影響，是不言而喻的。如果說達磨禪是楞伽禪，曹溪禪是金剛禪的話，那麼虛老的禪無疑是楞嚴禪了。

1. 楞嚴思想：虛老對《楞嚴經》非常熟悉，每次開示和答問，都流露出楞嚴思想。如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在重慶慈雲寺開示，他如數家珍的說：《楞嚴經》原有百卷，我國所譯，祇存十卷。初四卷示見道，第五、六卷示修行，第八、九卷漸次証果，最後並說陰魔妄想。

阿難見佛三十二相，如紫全光聚，心生愛樂。

佛問阿難是用甚麼見的？

阿難答言：我用心目，由目觀見如來勝相。

佛問阿難心目在那裏？

阿難答說：縱觀如來，青蓮花眼，亦在佛面。我見觀此浮塵

四根，祇在我面，如是識心，實居身內。

佛說：心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亦不在中間，若一切無着，亦無是處。諸修行人，不能成就無上菩提，皆由不知二種根本。一者無始生死根本，則汝今者與諸衆生，用攀緣心，爲自性者。二者無始菩提涅槃，元清淨體，則汝今者識精元明，能生諸緣，緣可所遺，由諸衆生，遺此本明，雖終日行而不自覺，枉入諸趣。應知諸法所生，惟心所現。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塵，因心成體。

心性是什麼，如何由此心性生起諸法，虛老在《答某公問法書》中說：佛教所言心性，清靜本然，離諸名相，無有方所，體自覺明，是本有自爾之性德，絕諸能所相待，本無所謂十方三世，更無所謂山河大地，人畜木石，地獄天堂。祇以妄立一念，致起諸有爲法。如《楞嚴經》釋尊答富樓那問：覺性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佛答：

性覺必明，妄爲明覺，覺非所(客觀)明，因明立所(客觀)。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(主觀)。無同異中，熾然成異。異彼所異，因異立同。同異分明，因此復立無同無異。如是擾亂，相待生勞。勞久發塵，自相渾濁，由是引起塵勞煩惱。起爲世界，靜成虛空。虛空爲同，世界爲異，彼無同異，真有無法。

覺明空昧，相待成搖，故有風輪，執持世界。因空生搖，堅明立碍。彼金寶者，明覺立堅，故有金輪，保持國土。堅覺寶成，搖明風出，風金相摩，故有火光，爲變化性。寶明生潤，火光上蒸，故有水輪，含十方界。火騰水降，交發立堅，溼爲巨海，乾爲洲潭。以是義故，彼大海中，火光常起，彼洲潭中，江河常注。水勢劣火，結爲高山。是故山石，擊則成燄，融則成火。土

勢水劣，抽爲草木。是故林藪，迂燒成土，因絞成水。交忘發生，遞相爲種。以是因緣，世界相續。(星云之說，恐亦不及此說之詳)

復次富樓那：明妄非他，覺明爲咎。所妄既立，明理不踰。以是因緣，聽不出聲，見不超色，色香味觸，六妄成就。由是分開，見覺聞知，同業相纏。合離成化，見明色發，明見想成。異見成憎，同想成愛，流愛爲種。納相成胎，交遘發生，吸引同業，故有因緣，生羯羅藍，遏蒲云(胞胎中受生之質)等胎卵溼化。隨其所應，卵爲想生，胎因情有，溼以合感，化以離想，情想合離，更相變易，所有受業，逐其飛沉。以是因緣，衆生相續。

富樓那！想愛同結，愛不能離。則諸世間，父母子孫，相生不斷。是等則以欲貪爲本，貪愛同滋。貪不能止，則諸世間胎卵溼化，隨力強弱，遞相吞食。是等則以殺貪爲本。以人食羊，羊死爲人，人死爲羊，如是乃至十生之類，死死生生，互來相噉，惡業俱生，窮未來際。是等則以盜貪爲本，汝負我命，我還汝債。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纏縛。惟殺盜淫，三爲根本，以是因緣，業果相續。

富樓那！如是三種顛例相續，皆是覺明，覺了知性。因了發相，從妄見生，山河大地，諸有爲相，次第遷流，因此虛妄，終而復始。

佛明三界(宇宙)，本無一法(事物)建立，皆是真心起妄，生萬種法。真心亦不過因有妄物對待而立之假名。究其實，所謂真心亦無一法可得。因此佛學雖說唯心，然與哲學上唯心論者，有根本

不同。哲學上的唯心論，於心執有，於物執無。釋迦所謂以攀緣心爲自性，執生死妄想以爲真實。佛學認爲有物則有心，無心則無物。然此「有」非有無之有，乃非有而有之妙有；此「無」非斷滅之無，乃超有無之妙無。此妙有妙無，非語言文字所能表達，故爲禪門要關。

2. 信爲基礎：虛雲認爲佛說一切法，無一法不是爲了醫治衆生的痛苦。念佛法門名阿伽陀藥，總治一切病。但無論修何種法門，都要信心堅固，把得住，行得深，方能得到圓滿的利益。信心堅固，持咒可成、參禪可成、念佛可成，都是一樣。如參禪和念佛，在初發心的人看來，好象是兩會事。在久修的人看來是一件事。參禪提起一句話頭，橫截生死流，也是從信心堅定而來的。若話頭把握不住，禪也參不成。若信心堅定，死抱着一句話頭參去，直待茶不知茶，飯不知飯，工夫純熟，根塵脫落，大用現前，與念佛人功夫純熟，淨境現前，是一樣的。到此境界，理事圓融，心佛不二。佛如衆生如，一如無二如，差別何在？是以虛老有「問予鎮日渾何事，一句彌陀萬慮舒」的名句。

若信心不堅，萬事不能成。若今日張三，明日李四，聽人說參禪好，便廢了念佛的功夫去參禪；聽人說學教好，又廢了參禪去學教；學教不成，又去持咒。頭頭不了，賬賬不清。只憑自己的微小善根，淺薄智慧，或記得幾個名相，個則公案，便胡說亂道，談論是非。更有甚者，有人不怨自己信心不堅，却說佛祖欺哄衆生，謗佛謗法，造無間業，豈不可悲！

3. 百丈農禪：虛老上追百丈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的遺風」，古德：「諸方說禪浩浩地，怎及我這裏種地搞飯吃」的精神。近察現代社會政治制度之演化，深知今後佛教，要不被淘汰，僧伽必須在經濟上自給自足，自食其力，才能立於不敗之地，特別建國以後，社會進步，經濟發達，過去寺廟經濟來源：租息、募化、香火、經懺等收入，皆不可恃。因此虛老在云門寺創辦大覺農場

。規定凡在寺共住者，均須參加墾荒種植。農具種子，由常住供給。收穫時，除歸還常住種子外，產品由常住與個人均分之。又於韶關大鑿寺開辦紡織工廠。使佛陀四衆弟子，均須在修行辦道之外，面向工農，從事生產，以開闢寺廟經濟的新來源。

一九五二年，師於云門寺，以大無畏精神，集中寺僧，另聘少數工人爲技術指導，自爆石，自伐木材，自燒磚瓦，自建造，自髹漆，自開墾，自種植。云門寺的僧衆，在前後十年的歲月裏，自己動手，建造殿堂閣寮，聽樓庫塔一百八十餘楹。殿宇宏麗，法相莊嚴。四衆弟子看了讚嘆不已。在農業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，一九五五年云門寺四衆二百餘人，計開水田一百八十餘畝，旱地五十餘畝。收入稻穀四萬五千餘斤，雜糧二萬六千餘斤。此外，竹器、茶葉、銀杏、筍乾等項收入，也相當可觀，還積極開荒造林。一年的經濟收入，可供五百僧衆一年的生活。在勞動中，虛老還寫了多篇意境深遠的禪詩

如：

採茶

山中忙碌有生涯 揀罷山椒又採茶
此外別無玄妙事 春風一夜長靈芽

山居

簞箒掃穿百雜碎 鋤頭筑破五家宗
清風明月常如此 懶較諸方同不同

鋤云種出松千樹 汲水携來月一瓢
除此現成公案外 更無別法可相招

4. 禪與淨土：近代禪淨二家一些學人，互相誹謗，好象死對

頭，必欲置對方死地而後快，這是佛門最堪悲哀的惡現象。俗語說：「家和萬事興，家衰口不停」。兄弟鬩於牆，怎能不受外人恥笑和歧視呢？其實禪淨二家，是互通互融，相輔相成。譬如禪者以打成一片的功夫念佛，安有不見彌陀之理。淨者念佛，從頭到尾，綿綿密密，一字一句，歷歷分明。佛來也是這樣念，魔來也是這樣念。念到風吹不入，雨打不濕，何愁不開悟？所以禪者是淨中之禪，淨者是禪中之淨，禪淨本是一體。奈何世人偏執，橫起門戶知見，自讚毀他，水火不相容。無意中犯了謗佛毀法，危害佛門的重罪，殊可哀憫。

永明《四料簡》出，禪淨二宗，頓起無爭，虛老於此不能無言。攷《四料簡》，未見出於永明延壽何種著作之中。永明延壽是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師，怎麼可能自抑己宗，說禪宗不好呢？

淨土宗徒依《四料簡》為據，指責禪者死後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。說什麼戒禪師的後身為蘇子瞻，草堂青的後身為曾魯公，遜長者的後身為李侍郎，雁蕩僧後身為秦檜，善旻為董氏女……此數人若修淨土，焉能「展轉下劣」！

禪宗徒引《楞嚴經》，阿難白佛言：「自我從佛發心出家，恃佛神威，常自思維，勿勞我修，將謂如來，惠我三昧，不知身心，本不相待，失我本心」。釋迦神威尚不可恃，不能惠我三昧。而阿彌陀佛却能可恃，却能惠我三昧嗎？應知佛佛道同，釋迦與彌陀的神威，平等平等，毫無差別。又引永明延壽為阿彌陀佛的化身，永明後身為善繼禪師，善繼後身為宋濂，濂為臣不得善終。難道阿彌陀佛也是「展轉下劣」嗎？

虛老平生沒有勸過一個人不要念佛。只是反對勸人不要參禪。他每當念及《楞嚴經》所指出的：「邪師說法，如恒河沙」而痛心。希望禪淨行人，不要於《四料簡》中，各執一端，相互攻擊，對禪淨法門，妄分高下。

5. 曹溪禪與粵東文化：虛老認為嶺南文化落後，自六祖得衣

鉢後，教化普施，從此粵人不再以獷獠見嘲於中原。粵東文化之盛，亦肇始於斯。相傳曲江張九齡於童年時，嘗隨其家人參永曹溪，六祖為之摩頂授記曰：「此子器量不凡，他日必東帶立朝，身為大臣。又傳唐末黃巢起義時，黃巢率重兵，取道曹溪，以不禮於祖庭，風雨晦冥，迷途失路，終日不能出山。乃懾慄禮教，始能昏厄。後將其屯兵之營田，盡捨於南華，供養祖庭香火。誌書名其地曰：「黃巢莊」，說明曹溪禪與粵東人民之關係是休戚與共的。

又韓愈以謗佛被貶為潮州刺史，三致書與大顛禪師，躬自入山敬禮、為大顛所折服。唐尚書孟簡作《韓愈別傳》，記其問答之言。宋歐陽修跋《別傳》曰：「反覆讀之，知大顛果非常僧也」。又曰：「若非深達先生之法言者，莫之能為也」。大顛為曹溪四傳弟子，其見韓愈時，已是八十八歲高齡的老人。韓愈未至潮州時，潮人已早受曹溪之法化。有人說：潮州賴有韓愈開闢草業，不知其功乃在大顛禪師。自唐至今千餘年來，禪寺遍佈廣東各地，曹溪弟子分化各方，蠻烟瘴雨之鄉，咸沐其化。由此可知，曹溪禪對促進粵東文化之發展，其功自不待言。

三、五宗並嗣

禪宗自六祖以後，一華五葉，多標家風。臨濟開玄要之宗，洞山立君臣之義，潯仰發體用之論，云門示三關之捷，法眼呈六相之分。拈花妙義，弘佈於大江南北。元明以降，禪門式微。唯我虛老一肩並嗣五宗法脈，古今一人也。

鼓山自明代以來，臨濟、曹洞並傳，妙蓮和尚即以臨濟而接曹洞法脈，旋以兩宗付與虛老。虛老為臨濟四十三代，曹洞四十七代。一九二九年虛老住持鼓山湧泉寺，除舊佈新，取消坐享尊榮的首座一百餘人，革除經懺佛事，引起寺僧不滿。虛老獨喜曰：「從今以後鼓山可謂清淨佛地矣」。禪堂每日由三枝香增為十四

枝，一切規模，取法金山，禮請金山霞後堂爲首座兼主禪堂，蘇州靈岩山慈舟法師立律院。又創辦佛學社，以造就青年學子。鼓山在師的主持下，宗風重肅，名馳遐邇。海內知識，咸以鼓山與金山、高旻，鼎足而三。

滄仰宗，近百年來，無人承嗣。由寶生和尚等人迎請虛老嗣法滄山。虛老認爲滄山爲五家之首，惜乏後嗣，致祖庭息燄，不勝感慨。遂允所請，決心興修大滄，重振滄仰。自滄山至第七代興陽禪師，虛老續承爲滄仰第八代。

法眼宗，失嗣更久，八寶山青持大師，請虛老續法眼源流，良慶禪師爲第七代，虛老繼爲法眼宗第八代。

云門宗，亦久無繼嗣，偃祖下第十一世爲光孝已菴。今虛老中興云門，應繼已菴爲第十二祖。

一九四〇年虛老偕粵僧福果抵云門山，見荆棘叢中，殘存古寺內肉身像一尊。斯山爲云門開宗道場，祖庭淪落至此，不禁淒然淚下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李濟深，李漢魂等人送師至云門駐錫，擔荷中興的重任。師臨行時，預知南華有事，暗中將六祖及憨山眞身運至云門。師移錫云門，及決心重興大覺禪寺，復振云門宗風。如是晝夜辛勤，重奠地基，蕩掃榛蕪，大興土木，廣造梵宇。經過九年的時間，一座崇樓傑閣，廣厦層台，寶相莊嚴的清淨梵刹，拔地而起。其規模僅次於曹溪，而宏宗盛化，實冠於宇內。

一九五三年六月師住廬山大林寺時，有禪者數人自雲居山來，言眞如寺全部被日寇焚毀，今只見毘盧遮那大銅佛，兀坐於荒烟蔓草之中。師聞之惻然悲傷。念雲居自唐代元和年開山以來，爲歷代祖師最勝之道場。自道容開山，弘覺、道膺繼之。其後禪祿師、融禪師、老夫舜、佛印，了元、圓悟、克勤、大慧、宗杲等人皆曾任該寺主持。師念歷代祖師道場，零落至此，倘不重興，將被湮沒。該年七月初五日，師入雲居山，發願重修。至一九

五六年春，次第建成法堂、虛懷樓、藏經樓、香積厨、五觀堂、庫房、客堂、禪堂、大殿、天王殿、云海樓、鐘鼓樓及各殿堂僧舍等。師之重建云居，其規模採取鼓山、南華、云栖各殿宇圖式，因其地勢而變化之。師能在社會主義中國，僅用了三年的時間，在云居山上，佛國樓台，從地湧出，恢復唐宋舊觀，其願力與功德實爲不可思議也。

四、制定規約

自百丈清規以後，至今已千餘年。在現代社會，如何管理寺廟，是一門大學問。虛老一生，修建了許多寺廟，當過很多寺廟的方丈，對寺廟管理集累了一整套經驗，先後制定規約十餘種。有《云栖寺萬年簿記》（常住規約）、《教習學生規約》、《重整鼓山規約》、《客堂規約》、《云水堂規約》、《禪堂規約》、《戒堂規約》、《愛道堂共住規則》、《衣鉢寮規約》、《庫房規約》、《大寮規約》、《浴室規則》、《農場組織簡章》、《學戒堂規約》、《水陸法會誦執事規約》、《題云水堂記》。在這些規約中，對寺廟各種對象，提出不同的要求。

1. 對方丈的要求特別嚴格。因道場的興衰，住持關係十分重要。住持必須有德有才，以身作則，處處事事能做大眾的表率。要求住持沒有重要公事，不得下山。更不能久住下院及俗家。住持退居後，不得浪費常住的資財，任意自建寬廣的房舍，死後不許私立塔墓，送入海會塔內。住持每日要隨眾上殿、過堂、誦戒、坐香，每月單錢與徒眾平等。住持不可收女徒，男徒無論法派剃派均不得侵犯常住利益。每月三十日須會同客堂、庫房、禪堂有關人員，結算賬目，向兩序大眾公佈。

2. 監院爲一寺之總監，須興利除弊。應時時覺察，處處巡視，及時掌握全寺的動態和事故的苗子，防患於未然。付與出納常

住財物，須賬目清楚，庫房收發各項物質，要立簿記賬。要處處節約，精打細算，反對浪費和貪污舞弊。每月初三須召集兩序大眾核算上月出入賬目。

3. 知客要談吐文雅，具足威儀。接待客人要如理如法，不卑不亢。無事要隨眾上殿、過堂、誦戒、出坡。對經過客堂來往施主的金錢進出，知客要深信因果，不得私吞或貪污。

4. 禪堂的禪和子，在禪堂內不得交頭接耳，閒談雜話，閱讀圖書。不得亂逞機鋒，妄作拈頌評論公案。不得私造飲食及吸煙吃酒。所有行坐、課誦、受戒、出坡，均須隨眾。

5. 來寺掛單的，一律參加上殿、過堂、坐香、出坡。不准吃酒吸煙及衣著不整齊，不得議論和談笑諸方善知識的長短。不准高聲談笑，四處串寮。

6. 來寺受戒的新戒，不得樹立朋黨，吸食三烟，飲酒食肉；不得破口相罵，交拳相打；不得故意損壞公物。

7. 學戒堂學僧，要藉經教以端其根本，戒律以嚴其身心，禪定以攝其根塵，智慧以開其瞶瞶。要求學僧認真認字、寫字、讀誦。特別重視德育，學僧於一切時中，都要具足威儀，親近正人，攝心正念。

8. 比丘尼要嚴格奉行八教法。不得穿着艷色服飾、吸煙吃酒。不得面是背非，挑唆彼此。不得與男眾來往語言，不得收留和剃度形跡可疑的婦女。

9. 大寮之僧人，不得盜竊常住油鹽食物及私留鮮美自食。注意飲食衛生，炊具、碗筷、蔬菜都要洗淨。剩下的飯菜要保存好，留作後吃。大寮不准外人進出。小心火燭。

10. 衣鉢對丈室的法器、錢財、禮品等出入，都要登記，不得私吞。每當住持外出時，衣鉢要負責照應好丈室一切事宜。

五、考正法系

虛老對禪宗法系一些錯誤的地方，作了考據，予以訂正。

1. 誰是南嶽第六十一世？《續指月錄》載：南嶽下第六十世東明昞祖的嗣法，有海舟永慈與海舟普慈二人。永住金陵東山，俗姓余。普住杭州東明，俗姓錢。虛老根據祥符蔭《宗統編年》載：「萬曆六年（一五七八）東明昞祖示寂，海舟普慈嗣法」。此外天童密云悟祖和錢謙益有關記載，都確認東明普慈為南嶽第六十一世。

2. 匡正《祖燈大統》之謬：此書將青原第四十五世芙蓉楷祖法嗣，逕到鹿門覺。將丹霞淳至天童淨中間五代削去。虛老依《宗統編年》記載：宋重和元（一一一八）楷祖示寂，丹霞淳嗣。翌年（一一一九）淳祖示寂，真歇了嗣。紹興二十二年（一一五二），了祖示寂，天童珙嗣。乾道四年（一一六八）珙祖寂，雪竇鑑嗣。乾道七年（一一七二）鑑祖示寂，天童淨嗣。乾道九年（一一七三）淨祖示寂，鹿門覺嗣。匡正了位中符《祖燈大統》之謬誤。

3. 建文帝出家之確證：對建文帝的下落，史家異說紛紜。虛老根據《通鑑》、雲南從書《滇釋記》等書的考證，認為建文帝出家的證據確鑿。《滇釋記》說：燕藩之變，金川門破，有舊臣出高皇帝遺命，得度牒三，曰：應文、應賢、應能，僧服如之。於是帝與御史葉希賢為應文、應賢，吳王教授楊應能為應能。並為僧，遂從複道中出，歷遊吳、楚、黔、粵，入滇居永昌白龍山。復結茅於鶴慶浪窮間。又駐錫武定獅子山，遺像袈裟猶在滇。數十年間，常疏《法華》，《楞嚴》，問多題咏。晚年東歸，壽八十餘，坐於宮中，葬於西山。應賢、應能之墓尚在滇中洱源潛龍庵，即應文隱身處。虛老據此矯正史家之誤，並存葉、楊忠義之名。

附建文帝出家詩二首

牢落西南四十秋
乾坤有恨家何在
長樂宮中雲氣散
新蒲細柳年年綠

蕭蕭白髮已盈頭
江漢無情水自流
朝元閣上雨聲收
野老吞聲哭未休

風塵一夕忽南侵
鳳返丹山紅日遠
紫微有象星環拱
遙相禁城今夜月

天命潛移四海心
龍歸滄海碧雲深
夜漏無聲水自沉
六宮猶望翠華臨

六、整理古籍

虛老主持鼓山時，在整理古籍方面作出貢獻。

1. 新編鼓山湧泉來寺板目錄：虛老在鼓山命門人明一、觀本重新整理經板目錄。要求：(一)加丹黃之標籤，(二)分簡冊之部居，(三)考譯撰之人名，(四)記鈔梓之年代，(五)補缺漏之經板。經過三個月的努力，完成經目一卷，題曰《鼓山湧泉寺經板目錄》。

2. 新發現元刻本三部大經：一九三一年師命觀本、明一整理藏經，發現元延祐(一三二四—一三三〇)間，福建省嗣教陳覺琳刻本，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，《大寶積經》百二十卷，《大涅槃經》四十卷。經詳細核對，三經共殘缺四十卷。知客清福師倡募裝璜，首座慈舟法師、西堂寶山師暨宗壽、星証、通化、聖修、純果、法眞、龍洸、慎之、傳道、澄朗、優定、能復等師，發心手抄，足其卷數。使此三部古本大經、煥然一新。朱慶瀾居士發起影印《磧砂藏》時，徵得虛老的同意，將此三部古本大經，收進藏內。從版本上提高了《磧砂藏》的價值。

3. 增訂《佛祖道影》

《佛祖道影》為明紫柏老人囑丁雲鵬臨摹牛頭藏本而作。憨山大師為選八十八祖贊，此為《道影》之濫觴。清光緒六年(一八八〇)蘇州瑪瑙山房出版《佛祖道影》一書，為守一大師手訂，合眞寂、雲福二刻本，編為四卷，收畫像二百四十尊。

鼓山舊藏《佛祖道影》，為永覺老人於明崇禎十一年(一六三八)住眞寂日刊行，即所謂眞寂本是，共收畫像一百三十尊，各系贊語。清康熙六十一年(一七二二)其嗣弟子為霖大師，得原本於泉州開元寺，僅存七十餘尊，重事徵補，得四十七尊，合永祖為一百二十二尊，並加題記，度於藏經樓。到一九三〇年又逸失五尊，僅存一百一十七尊。

虛老主持鼓山，獲觀斯冊，與瑪瑙山房刊本相校，兩本相同者有一百零八尊，傳贊皆仍永覺老人舊題。虛老將此二本加以會編，復向各方徵集，又得畫像若干尊，共有畫像三百一十一尊，題名《增訂佛祖道影》。對原有傳贊，皆存其舊，無者為之僭補，依次編入。對蘇州本，所列世系，間有訛誤，予以訂正。堪稱最詳盡最正確之版本。

4. 重刊《三壇正範》：此書近代鮮有刊本。緒方傳戒，多屬抄本，未能普遍，魚魯亥承，錯誤尤多。更有甚者有某法師稱：律可方便，佛前受戒，不必壇儀。如此妄矯私意，信口雌黃，變如來無上妙法，為鳩蠱惡毒，一盲引衆盲，相牽入火坑，實為可悲。為此虛老將此書付之梨棗，以廣流通，重振如來戒法。

縱觀虛老的禪學思想，是以戒為根本，以信為基礎，以《楞嚴》為主導，融禪教律密淨於一爐，担五燈於雙肩。如此博大精深，實為曠古未有。今天紀念虛老的重大現實意義，即發揚他的禪學思想，以戒為師，以信為本，一門深入。團結廣大的佛教徒共同奮鬥，高樹法幢，使佛陀精神能在現代社會生根開花結果，莊嚴國土，利樂有情。

寫於閩南佛學院一九八九·一